

22

樊噲

酈商

夏侯

嬰

灌嬰

傅寬

靳歙

周緤

張蒼

周昌

趙堯

任敖

申屠嘉

酈食其

陸賈

朱建

叔孫通

淮南厲王長

衡山王

賜

濟北王勃

皇敬賜劉氏曰劉敬

THE CHINESE-JAPANESE LIBRARY  
OF THE HARVARD-YENCHING INSTITUTE  
AT HARVARD UNIVERSITY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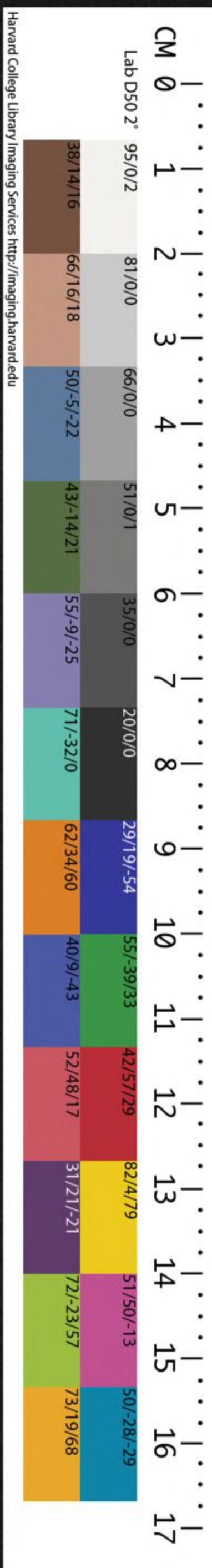
DEC 2 1954

T 2550 / 1166

# 前漢書



二十三



哈佛大學漢和  
圖書館藏

樊鄴滕灌傳新周傳第十一 班固 漢書四十一

王議大夫行祕書少監琅邪縣開國子顏師古注

樊噲沛人也以屠狗為事師古曰時人食狗亦與

祖俱隱於芒碭山澤間陳勝初起蕭何曹參使噲求迎高

祖立為沛公師古曰高祖時亡噲以舍人從攻胡陵方輿

師古曰皆縣名還守豐擊泗水監豐下破之師古曰泗水

方音房與音豫復東定沛破泗水守薛西師古曰破郡守

與司馬巨戰碭東師古曰秦將章即之卻敵斬首十五級

賜爵國大夫文頌曰即官大常從沛公擊章邯軍濮陽攻

城先登斬首二十三級賜爵列大夫文頌曰即公大從攻

城先登斬首二十三級賜爵列大夫文頌曰即公大從攻

陽城先登下戶牖師古曰陽武縣之鄉破李由軍斬首十六級賜上

聞爵張曼曰得徑上聞也如淳曰呂氏春秋曰魏文侯東

也後攻圍都尉東郡守尉於成武師古曰國即卻敵斬首

十四級捕虜十六人師古曰生賜爵五大夫從攻秦軍出

毫南鄭氏曰毫成湯封邑河間守軍於杜里破之師古曰

擊破趙賁軍開封北師古曰賁音奔以卻敵先登斬侯一人首六

十八級捕虜二十六人師古曰既斬侯一人賜爵卿從攻

破楊熊於曲遇師古曰曲音立攻宛陵先登斬首八級捕

虜四十四人賜爵封號賢成君張曼曰食祿比封君而無

有封爵師古曰墳非也楚漢之際權設寵榮假其位乃

號或得邑地或空受爵此例多矣約以秦制於義不通從

攻長社轅轅絕河津東攻秦軍尸鄉南攻秦軍於犇破南

陽守齋於陽城東攻宛城先登西至酈師古曰南陽之以

卻敵斬首十四級捕虜四十人賜重封張曼曰益祿也如

說皆非也重封者加二號取攻武關至霸上斬都尉一人

首十級捕虜百四十六人降卒二千九百人項羽在戲下

欲攻沛公沛公從百餘騎因項伯面見項羽謝無有閉關

事項羽既饗軍士中酒張曼曰酒酣也師古曰飲酒之中

反亞父謀欲殺沛公令項莊拔劍舞坐中欲擊沛公項伯

常屏蔽之時獨沛公與張良得入坐樊噲居營外聞事急

迺持盾入初入營營衛止噲師古曰營衛謂噲直撞入立

張下師古曰謂以盾撞擊人項羽目之問為誰張良曰沛公參

乘樊噲也項羽曰壯士賜之卮酒彘有噲既飲酒拔劍切

肉食之項羽曰能復飲乎噲曰臣死且不辭豈特卮酒乎

且沛公先入定咸陽暴師霸上以待大王師古曰時項羽未為王故高紀

云以待將軍此言大王今日至聽小人之言與沛公有隙

臣恐天下解心疑大王也項羽默然沛公如廁麾噲去既

出沛公留車騎師古曰沛公所乘獨騎馬噲等四人步從

從山下走歸霸上軍而使張良謝項羽羽亦因遂已師古

也無誅沛公之心是日微樊噲奔入營譙讓項羽沛公幾

殆師古曰微無也譙責也殆危也後數日項羽入屠咸陽立

沛公為漢王漢王賜噲爵為列侯號臨武侯遷為郎中從

入漢中還定三秦別擊西丞白水北服虔曰西丞縣名也

魏縣也地理志無西丞似秦將名也師古曰二說並非也

西謂隴西郡西縣也白水水名鄉西縣東南流而過言擊

白水之北擁輕車騎雍南破之從攻雍繁城西登師古

謂與部同縣名即后稷所封今武功故城是音胎擊章中軍好時攻城先登陷陣

斬縣令丞各一人首十一級虜二十人遷為郎中騎將從

擊秦車騎壞東師古曰郤敵遷為將軍攻趙賁下郤槐里

柳中咸陽師古曰柳中即紙灌廢丘最李奇曰以水灌廢

第一也晉灼曰京輔治華陰灌北也師古曰高紀言引水

先

樊鄉師古曰杜縣之鄉也今曰樊川從攻項籍屠黃粟晉灼曰地理志無也清河有黃粟城

功臣表有黃粟侯師古曰既云攻項籍屠黃粟則其地當在大河之南非清河之城明矣但未詳其處耳專破

王武程處軍於外黃攻鄒魯瑕丘薛項羽敗漢王於彭城

盡復取魯梁地噲還至滎陽益食平陰二千戶以將軍守

廣武一歲師古曰即滎陽之廣武項羽引東從高祖擊項籍下陽夏

師古曰夏音工雅反虜楚周將軍卒四十人師古曰思說圍項籍陳大破

之師古曰於陳縣圍之屠胡陵項籍死漢王即皇帝位以噲有功益

食邑八百戶其秋燕王臧荼反噲從攻虜荼定燕地楚王

韓信反噲從至陳取信定楚更賜韓別族與剖符世世勿

絕食舞陽號為舞陽侯除前所食以將軍從攻反者韓王

信於代自霍人以往至雲中與絳侯等共定之益食千五

百戶因擊陳豨與曼丘臣軍戰襄國破柏人先登降之定

清河常山凡二十七縣殘東垣張曼曰垣有所毀也臣贊曰殘謂多所殺傷也師古

曰贊遷為左丞相破得綦毋卬尹潘軍於無終廣昌師古曰姓

綦毋名卬也綦音其破豨別將胡人王黃軍代南因擊韓信軍參合

軍所將卒斬韓信擊豨胡騎橫谷斬將軍趙既虜代丞相

馮梁守孫奮大將王黃將軍大將一人太僕解福等十人

與諸將共定代鄉邑七十三後燕王盧縮反噲以相國擊

縮破其丞相抵薊南師古曰抵至也一說抵者其丞相之名也音丁禮反定燕縣十

八鄉邑五十一益食千三百戶定食舞陽五千四百戶從

行漢書

斬首百七十六級虜二百八十七人別破軍七下城五定  
郡六縣五十二得丞相一人將軍十三人二千石以下至  
三百石十二人噲以呂后弟呂須為婦生子伉師古曰伉音抗又音剛故其比諸將最親先黥布反時高帝嘗病師古曰黥布未反之前惡見人卧禁中詔戶者無得入羣臣羣臣絳灌等莫敢入  
十餘日噲迺排闥直入師古曰闥宮中小門也大臣隨之  
上獨枕一宦者卧噲等見上流涕曰始陛下與臣等起豐  
沛定天下何其壯也今天下已定又何憊也師古曰憊力極也音補拜  
反且陛下病甚大臣震恐不見臣等計事顧獨與一宦者  
絕乎師古曰絕猶反也且陛下獨不見趙高之事乎師古曰謂始皇崩趙高矯

為詔命殺扶蘇而立胡亥高帝笑而起其後盧縮反高帝使噲以相國  
擊燕是時高帝病甚人有惡噲黨於呂氏師古曰惡謂毀謗言其罪惡也  
即上一日宮車晏駕則噲欲以兵盡誅戚氏趙王如意之  
屬高帝大怒迺使陳平載絳侯代將而即軍中斬噲師古曰即  
也陳平畏呂后執噲詣長安至則高帝已崩呂后釋噲師古曰釋免其罪也得復邑爵孝惠六年噲薨謚曰武侯子伉嗣而  
伉母呂須亦為臨光侯高后時用事師古曰顯權與專同大臣  
盡畏之高后崩大臣誅呂須等因誅伉舞陽侯中絕數月  
孝文帝立迺復封噲庶子市人為侯復故邑薨謚曰荒侯  
子侗廣嗣六歲其舍人上書言荒侯市人病不能為人師古曰

人道也。令其夫人與其弟亂而生佗。廣佗廣實非荒侯子。下吏免。平帝元始二年，繼絕世封噲玄孫之子章為舞陽侯，邑千戶。

鄴商，高陽人也。師古曰：陳勝起商，聚少年得數千人。沛公

略地六月餘，商以所將四千人屬沛公於岐。從攻長社，先

登賜爵封信成君。從攻緱氏，絕河津，破秦軍雒陽東。從下

宛，穰定十七縣，別將攻旬關。師古曰：漢中旬水上。西定漢

中。師古曰：先言攻旬關，定漢中。然後云沛公為漢王，是沛公從武關，藍山而來。商時別從西道平定漢中。

公為漢王，賜商爵信成君，以將軍為隴西都尉，別定北地

郡，破章邯別將於烏氏，柁邑，涇陽。師古曰：烏氏，安定縣也。柁邑，今在幽州涇陽北。

地縣氏音賜食邑武城六千戶，從擊項籍軍，與鍾離昧戰。

受梁相國印。師古曰：漢以梁相國印授之。益食四千戶，從擊項羽二歲。

攻胡陵，漢王即帝位，燕王臧荼反，商以將軍從擊荼，戰龍

脫。孟康曰：地名也。先登陷陳，破荼軍，易下。師古曰：今易縣。卻敵，遷為右丞

相，賜爵列侯，與剖符，世世勿絕。食邑涿郡五千戶，別定上

谷，因攻代，受趙相國印。師古曰：初受梁相國印，今又受趙相國印。與絳侯等定

代郡，鴈門，得代丞相程縱守相郭同。師古曰：守相謂為相而居守者。將軍

以下至六百石十九人，還以將軍將太上皇衛一歲。十月

以右丞相擊陳豨，殘東垣，又從擊黥布，攻其前垣。李奇曰：前鋒堅

豨若垣牆也。或曰：軍前以大車自障，若垣也。陷兩陳，得以

師古曰：二說皆非也。謂攻其壁壘之前垣。

破布軍更封為曲周侯食邑五千一百戶除前所食凡別  
破軍三降定郡六縣七十三得丞相守相大將軍各一人  
小將軍二人二千石以下至六百石十九人商事孝惠帝  
呂后呂后崩商疾不治事病不能治官事其子寄字況與  
呂祿善及高后崩大臣欲誅諸呂呂祿為將軍軍於北軍  
太尉勃不得入北軍於是廼使人劫商令其子寄給呂祿  
呂祿信之與出游而太尉勃廼得入據北軍遂以誅諸呂  
商是歲薨謚曰景侯子寄嗣天下稱酈况賣友孝景時吳  
楚齊趙反上以寄為將軍圍趙城七月不能下樂布自平  
齊來廼滅趙孝景中二年寄欲取平原君姊為夫人蘇林曰景

帝王皇后景帝怒下寄吏免上廼封商它子堅為繆侯古師  
母繆侯也封邑名奉商後傳至玄孫終根武帝時為太常坐巫蠱誅  
國除元光中賜高祖時功臣自酈商以下子孫爵皆關內  
侯食邑凡百餘人

夏侯嬰沛人也為沛廩司御每送使客還過泗上亭與高  
祖語未嘗不移口也嬰已而試補縣吏與高祖相愛高祖  
戲而傷嬰人有告高祖高祖時為亭長重坐傷人如淳曰  
人其罪重告故不傷嬰蘇林曰自告情嬰證之移獄覆嬰坐高  
祖繫歲餘掠笞數百終慰高祖高祖之初與徒屬欲攻沛  
也師古曰謂始亡在嬰時以縣令史為高祖使上降沛一



日師古曰謂父老開高祖為沛公賜爵七大夫以嬰為太

僕常奉車沛公御車從攻胡陵平嬰與蕭何降泗水監平張晏

日胡陵平所止騎何嘗給之故與降平以胡陵降賜嬰爵五大夫從擊秦軍

破師古曰趣讀曰促謂賜爵執帛從擊章邯軍東阿濮陽

下以兵車趣攻戰疾破之賜爵執主從擊趙音軍開封楊

熊軍曲遇嬰從捕虜六十八人降卒八百五十人得印一

匱師古曰時自把又擊秦軍雒陽東以兵車趣攻戰疾賜

爵封轉為勝令鄧展曰今沛因奉車師古曰因此又每奉

從攻定南陽戰於藍田師古曰芷陽至霸上沛公為

後為霸陵縣

漢王賜嬰爵列侯號昭平侯復為太僕從入蜀漢還定三

秦從擊項籍至彭城項羽大破漢軍漢王不利馳去見孝

惠魯元載之漢王急馬罷虜在後師古曰罷常躐兩兒棄

之服虔曰發音廢晉灼曰音足嬰常收載行面雍樹馳服

曰高祖欲斬之故嬰圍樹走面向樹也應劭曰古者立乘

謂抱小兒墮置各置一面擁持之樹立也蘇林曰南方人

雍抱持之言取兩兒令面背已而抱持之以馳故云面雍

義尤疎越雍讀曰擁漢王怒欲斬嬰者十餘卒得脫而致

孝惠魯元於豐漢王既至滎陽收散兵復振賜嬰食邑所

陽師古曰所擊項籍下邑追至陳平定楚至魯益食茲氏

師古曰茲氏縣名漢王既即帝位燕王臧荼反嬰從擊荼明

卒

年從至陳取楚王信更食汝陰剖符世世勿絕從擊代至武泉雲中益食千戶因從擊韓信軍胡騎晉陽旁大破之追北至平城為胡所圍七日不得通高帝使使厚遺關氏冒頓乃開其圍一角高帝出欲馳嬰固徐行弩皆持滿外鄉師古曰故示開暇所以固士卒卒以得脫師古曰益食嬰細陽千戶師古曰益其邑使食之從擊胡騎句注北大破之擊胡騎平城南二陷陳功為多賜所奪邑五百孟康曰持有罪過奪邑者以賜各仲馮曰言賜所奪邑與孟康說從擊陳豨黥布軍陷陳卻敵益千戶定食汝陰六千九百戶除前所食嬰自上初起沛常為太僕從竟高祖崩以太僕事惠帝惠帝及高后德嬰之脫孝惠魯元於下邑

關也乃賜嬰北第第一師古曰北第者近北關之第嬰最第一也故張衡西京賦云北關甲

第當道直啓曰近我以尊異之惠帝崩以太僕事高后高后崩

代王之來嬰以太僕與東牟侯入清官廢少帝以天子法

駕迎代王代邸與大臣共立文帝復為太僕八歲薨謚曰

文侯傳至曾孫師古曰頗音河反尚平陽公主坐與父御婢奸

自殺國除初嬰為滕令奉車故號滕公及曾孫頗尚主主

隨外家姓號孫公主故滕公子孫更為孫氏

灌嬰睢陽販繒者也師古曰繒者帛之總名高祖為沛公略地至雍

丘章却殺項梁而沛公還軍於碭嬰以中涓從擊破東郡

尉於成武及秦軍於杠里疾鬪賜爵七大夫又從攻秦軍

亳南開封曲遇戰疾力孟康曰攻戰連疾也師古曰疾急速也力強力也賜爵執

帛號宣陵君從攻陽武以西至雒陽破秦軍尸北北絕河

津南破南陽守齟陽城東遂定南陽郡西入武關戰於藍

田疾力至霸上賜爵執圭號昌文君沛公為漢王拜嬰為

郎中從入漢中十月拜為中謁者從還定三秦下櫟陽降

塞王還圍章邯廢丘未拔從東出臨晉關擊降殷王定其

地擊項羽將龍且魏相項佗軍定陶南疾戰破之賜嬰爵

列侯號昌文侯食杜平鄉師古曰杜平鄉復以中謁者從降下

碭以北至彭城項羽擊破漢王漢王遁而西嬰從還軍於

雍丘王武魏公申徒反張晏曰故秦將降為公今反從擊破之攻下外

一本左作司又作左右司馬

黃西收軍於滎陽楚騎來衆漢王迺擇軍中可為騎將者

皆推故秦騎士重泉人李必駱甲師古曰重泉縣名也地理志屬左馮翊習

騎兵今為校尉可為騎將漢王欲拜之必甲曰臣故秦民

恐軍不信臣臣願得大王左右善騎者傳之如淳曰傳音附猶言隨從

者嬰雖少然數力戰迺拜嬰為中大夫令李必駱甲為左

右校尉將郎中騎兵擊楚騎於滎陽東大破之受詔別擊

楚軍後絕其饗道師古曰饗古餉字起陽武至襄邑擊項羽之將

項冠於魯下破之所將卒斬右左馬騎將各一人張晏曰主左右方

之馬左亦如之晉灼曰擊破拓公王武軍燕西師古曰拓縣名公者

拓之令也王武其人姓名也燕亦縣名古南燕國也音一千反所將卒斬樓煩將五人李奇

亦縣名古南燕國也音一千反所將卒斬樓煩將五人李奇

曰樓煩縣名其人善騎射故名射士為樓煩取其稱也師古曰解在項羽傳連尹一人蘇林曰楚官也

擊王武別將栢嬰白馬下破之所將卒斬都尉一人以騎

度河南送漢王到雒陽從北迎相國韓信軍於邯鄲還至

敖倉嬰遷為御史大夫三年以列侯食邑杜平鄉受詔將

郎中騎兵東屬相國韓信擊破齊軍於歷下所將卒虜車

騎將軍華毋傷師古曰華音化反在漢書前已為列侯食杜平鄉受詔將吏四十六人降下臨淄得

相田光追齊相田橫至贏博師古曰二縣名擊破其騎所將卒斬

騎將一人生得騎將四人攻下贏博破齊將軍田吸於千

乘斬之東從韓信攻龍且留公於假密師古曰留縣名公留令也攻龍且及

假密留令於卒斬龍且師古曰嬰所將之卒也其下亦同生得右司馬連尹各

一人樓煩將十人身生得亞將周蘭師古曰亞次也齊地已定韓

信自立為齊王使嬰別將擊楚將公杲於魯北破之轉南

破薛郡長師古曰長亦如郡守也時每郡置長身虜騎將入攻博陽前至下

相以東南僅取慮徐師古曰僅及取慮及徐三將名也取音趨又音秋慮音廬度淮盡

降其城邑至廣陵蘇林曰別將兵屯廣陵也師古曰此說非也謂從下相以東南盡降城邑乃至

廣陵皆項羽使項聲薛公郊公復定淮北嬰度淮擊破項

平定聲郊公下邳斬薛公下下邳壽春擊破楚騎平陽師古曰此平陽

在東遂降彭城虜柱國項佗師古曰佗音徒何反降留薛沛酈蕭相

師古曰凡六縣也酈音才何反攻苦譙師古曰二縣也復得亞將與漢王會願鄉

從擊項籍軍陳下破之所將卒斬樓煩將二人虜將八人

一可集傳十一

賜益食邑二千五百戶項籍敗垓下去也嬰以御史大夫  
將車騎別追項籍至東城破之所將卒五人共斬項籍皆  
賜爵列侯降左右司馬各一人卒萬二千人盡得其軍將  
吏下東城歷陽度江破吳郡長吳下如淳曰雖長之長也  
師古曰此說非也吳  
郡長當時為吳郡得吳守遂定吳豫章會稽郡還定淮北  
凡五十二縣漢王即帝位賜益嬰邑三千戶以車騎將軍  
從擊燕王荼明年從至陳取楚王信還剖符世世勿絕食  
穎陰二千五百戶從擊韓王信於代至馬邑別降樓煩以  
北六縣斬代左將破胡騎將於武泉北復從擊信胡騎晉  
陽下所將卒斬胡白題將一人師古曰胡名也又受詔并將燕趙

齊梁楚車騎擊破胡騎於碭石師古曰碭音十坐反至平城為胡所

困從擊陳稀別攻稀丞相侯敞軍曲逆下破之卒斬敞及

特將五人師古曰卒謂所將之卒也特獨也各獨為將降曲逆盧奴上曲陽安

國安平攻下東垣黥布反以車騎將軍先出攻布別將於

相破之斬亞將樓煩將三人又進擊破布上柱國及大司

馬軍又進破布別將肥銖嬰身生得左司馬一人所將卒

斬其小將十人追北至淮上益食邑二千五百戶布已破

高帝歸定令嬰食穎陰五千戶除前所食邑凡從所得二

千石二人別破軍十六降城四十六定國一郡二縣五十

二得將軍二人柱國相各一人二千石十人嬰自破布歸

行漢書卷之

高帝崩以列侯事惠帝及吕后吕后崩吕禄等欲為亂齊  
哀王聞之舉兵西吕禄等以嬰為大將軍往擊之嬰至滎  
陽乃與絳侯等謀因屯兵滎陽風齊王以誅吕氏事師古曰  
讀曰齊兵止不前絳侯等既誅諸吕齊王罷兵歸嬰自滎  
陽還與絳侯陳平共立文帝於是益封嬰三千戶賜金千  
斤為太尉三歲絳侯勃免相嬰為丞相罷太尉官是歲匈  
奴大入北地上令丞相嬰將騎八萬五千擊匈奴匈奴去  
濟北王反詔罷嬰兵後歲餘以丞相薨謚曰懿侯傳至孫  
彊有罪絕武帝復封嬰孫賢為臨汝侯奉嬰後後有罪國

傅寬以魏五大夫騎將從為舍人起橫陽從攻安陽杠里

趙賁軍於開封及擊楊熊曲遇陽武斬首十二級賜爵卿

從至霸上沛公為漢王賜寬封號共德君師古曰共從入

漢中為右騎將定三秦賜食邑雕陰孟康曰縣名屬上郡從擊項籍

待懷服虔曰待高帝於懷懷縣名也師古曰地理志屬河內即今懷州賜爵通德侯從擊

項冠周蘭龍且所將卒斬騎將一人教下師古曰教地名

也左氏傳曰益食邑屬淮陰張晏曰韓信也信時為相擊

破齊歷下軍擊田解屬相國參殘博師古曰參曹參也博太山縣也益食

邑因定齊地剖符世世勿絕封陽陵侯二千六百戶除前

所食為齊右丞相備齊張晏曰時田橫未降故設屯備五歲為齊相國四

所食為齊右丞相備齊張晏曰時田橫未降故設屯備五歲為齊相國四

月擊陳豨屬太尉勃以相國代丞相噲擊豨一月徙為代

相國將屯如淳曰既為相國有警則將卒而屯守也師古曰此說非也將代國常有屯兵以備邊寇寬為

代相兼將此屯兵也二歲為丞相將屯孝惠五年薨謚曰景侯傳至

曾孫偃謀反誅國除

斬歙以中涓從起宛胸師古曰歙音翁宛音於元反胸音其于反攻濟陽破李

由軍擊秦軍開封東斬騎千人將一人如淳曰騎將率號為千人漢儀注邊

郡置部都尉千人司馬候也首五十七級捕虜七十三人賜爵封臨平

君又戰藍田北斬車司馬二人張晏曰主車也騎長一人張晏曰騎之長

首二十八級捕虜五十七人至霸上沛公為漢王賜歙爵

建武侯遷騎都尉從定三秦別西擊章平軍於隴西破之

定隴西六縣所將卒斬車司馬候各四人騎長十二人從

東擊楚至彭城漢軍敗還保雍丘擊反者王武等略梁地

別西擊邢說軍甯南破之師古曰甯縣名也後為考城說讀曰悅身得說都

尉二人司馬候十二人降吏卒四百八十八人破楚軍

滎陽東食邑四千二百戶別之河內擊趙音軍朝歌破之

所將卒得騎將二人車馬二百五十匹從攻安陽以東至

棘蒲下十縣別攻破趙軍得其將司馬二人候四人降吏

卒二千四百人從降下邯鄲別下平陽身斬守相所將卒

斬兵守郡一人李奇曰或以為郡守也字反耳晉灼曰將兵郡守也師古曰當言兵郡守一人也

降鄴從攻朝歌邯鄲又別擊破趙軍降邯鄲郡六縣還軍

可美傳二 所次 一四

教倉破項籍軍成臯南擊絕楚饒道起滎陽至襄邑破項  
冠魯下略地東至鄆郟下邳南至蘄竹邑擊項悍濟陽下  
還擊項籍軍陳下破之別定江陵降柱國大司馬以下八  
人身得江陵王致雒陽師古曰江陵王謂共敖之子因定  
南郡從至陳取楚王信剖符世世勿絕定食四千六百戶  
為信武侯以騎都尉從擊代攻韓信平城下還軍東垣有  
功遷為車騎將軍并將梁趙齊燕楚車騎別擊陳豨丞相  
敞破之師古曰因降曲逆從擊豨布有功益封定食邑五  
千三百戶凡斬首九十級虜百四十二人別破軍十四降  
城五十九定郡國各一縣二十三得王柱國各一人二千

石以下至五百石三十九人高后五年薨謚曰肅戾子亭

嗣有罪國除

周緜沛人也師古曰緜音息列反

以舍人從高祖起沛至霸上西入

蜀漢還定三秦常為參乘賜食邑池陽師古曰即馮翊池陽縣

從東

擊項羽滎陽絕甬道從出度平陰遇韓信軍襄國戰有利

不利終亡離上心上以緜為信武侯師古曰以其忠信故加此號

食邑

三千三百戶上欲自擊陳豨緜泣曰始秦攻破天下未嘗

自行今上常自行是亡人可使者乎上以為愛我賜入殿

門不趨十二年更封緜為郿城侯服虔曰音管蒯之蒯蘇林曰音簿催反音灼曰

陪而楚漢春秋作憑城侯陪憑聲相近此其實也又音普

功臣表屬長沙師古曰此字從崩從邑音蒯非也呂忱音

陪而楚漢春秋作憑城侯陪憑聲相近此其實也又音普



友肯 孝文五年薨謚曰貞侯子昌嗣有罪國除景帝復封縹  
 子應為鄆侯 蘇林曰音多屬沛國 薨謚曰康侯子仲居嗣坐為大常  
 有罪國除 雅也篇

贊曰仲尼稱犁牛之子騂且角雖欲勿用山川其舍諸 師古

曰論語載孔子為弟子仲弓發此言也犁雜色騂赤色也舍置也言牛色純而角美堪為犧牲雖以其母犁色而欲

不用山川寧肯置之喻 言士不繫於世類也語曰雖有茲

其不如逢時 張晏曰茲基也言雖有田具值時乃獲 信矣樊噲夏侯嬰灌嬰

之徒方其鼓刀僕御敗繒之時 師古曰鼓刀謂屠狗 豈自知附驥之

尾 師古曰蓋以蚊蚋為喻言託驥之尾則涉千里 勒功帝籍慶流子孫哉當孝文

時天下以酈寄為賣友夫賣友者謂見利而忘義也若寄

父為功臣而又執劫 師古曰周勃等劫其父而令寄行說 雖摧呂祿以安社

稷誼存君親可也

蘇嬰傳云告故不傷嬰者實然若友坐榜告者不服故 善故不傷嬰者 獄覆矣嬰以此後悔閉城門守 明甚○嬰常 此即被樊噲召時按帝紀未嘗 行面雍樹馳仲焉曰抱兩兒者 况復馳手服說

樊酈滕灌傅靳周 第十一

張周趙任申屠傳第十二 班固 漢書四十二

止議大夫行祕書少監琅邪縣開國子顏師古注

張蒼陽武人也好書律歷秦時為御史主柱下方書如淳曰淳

板也謂事在板上者也秦置柱下史蒼為御史主其事或曰主四方文書也師古曰下云蒼自秦時為柱下御史明

習天下圖書計籍則主四方文書是也有罪亡歸及沛公

略地過陽武蒼以客從攻南陽蒼當斬解衣伏質師古曰質鉏也

身長大肥白如瓠時王陵見而怪其美士乃言沛公殺勿

斬遂西入武關至咸陽沛公立為漢王入漢中還定三秦

陳餘擊走常山王張耳耳歸漢漢以蒼為常山守從韓信

擊趙蒼得陳餘趙地已平漢王以蒼為代相備邊寇已而

徙為趙相相趙王耳耳卒相其子教復徙相代燕王臧荼  
 反蒼以代相從攻荼有功六年封為北平侯食邑千二百  
 戶遷為計相師古曰以能計故號曰計相一月更以列侯  
 為主計四歲張晏曰以列侯典校郡國簿書如淳曰以其  
 主因以為官號與計相同時所卒立非又  
 施也師古曰去計是時蕭何為相國而蒼乃自秦時為柱  
 下御史明習天下圖書計籍又善用筭律歷故令蒼以列  
 侯居相府領主郡國上計者黥布反漢立皇子長為淮南  
 王而蒼相之十四年遷為御史大夫更以列侯為主計四歲貢父曰  
 四歲字本在黥布卒誤書在此  
 周昌者沛人也其從兄苛師古曰苛音何秦時皆為泗水卒史及  
 高祖起沛擊破泗水守監於是苛昌自卒史從沛公沛公

以昌為職志應劭曰掌主職也鄭氏曰主旗志苛為客晏  
曰為帳下賓從入關破秦沛公立為漢王以苛為御史大  
 夫昌為中尉漢三年楚圍漢王滎陽急漢王出去而使苛  
 守滎陽城楚破滎陽城欲令苛將苛罵曰若趣降漢王不  
 然今為虜矣師古曰若汝項羽怒亨苛漢王於是拜昌為  
 御史大夫常從擊破項籍六年與蕭曹等俱封為汾陰侯  
 苛子成以父死事封為高景侯昌為人強力敢直言自蕭  
 曹等皆卑下之師古曰下音胡駕反昌嘗燕入奏事孟康曰以上夏  
 時入奏事師古  
曰燕謂安高帝方擁戚姬師古曰戚姬音昌還走師古曰還高帝  
問之居也逐得騎昌項問曰我何如主也昌仰曰陛下即桀紂之主

一本問上有上字

作然臣心知其不可及

也於是上笑之然尤憚昌及高帝欲廢太子而立戚姬子  
 如意為太子大臣固爭莫能得上以留侯策止而昌庭爭  
 之強上問其說昌為人吃師古曰吃言難也音訖又盛怒曰臣口不  
 能言然臣期期知其不可陛下欲廢太子臣期期不奉詔  
 師古曰以口吃故每重言期期上欣然而笑即罷吕后側耳於東箱聽師古曰箱言似箱箱之形見昌為跪謝曰微君太子幾廢師古曰微無也幾言是後戚姬子如意為趙王年十歲高祖憂萬歲  
 之後不全也趙堯為符璽御史趙人方與公孟康曰方與縣名公其號  
 也師古曰謂御史大夫周昌曰君之史趙堯年雖少然奇  
 士君必異之是且代君之位昌笑曰堯年少乃筆吏耳何

至是乎居頃之堯侍高祖高祖獨心不樂悲歌羣臣不知  
 上所以然堯進請問曰陛下所為不樂非以趙王年少而  
 戚夫人與吕后有隙備萬歲之後而趙王不能自全乎高  
 祖曰我私憂之不知所出師古曰不出知計所出堯曰陛下獨為趙王  
 置貴疆相及吕言太子羣臣素所敬憚者乃可高祖曰然  
 吾念之欲如是而羣臣誰可者堯曰御史大夫昌其人堅  
 忍伉直自吕后太子及大臣皆素嚴憚之獨昌可高祖曰  
 善於是召昌謂曰吾固欲煩公師古曰煩公言必欲勞煩公公疆為我  
 相趙師古曰疆音其兩反次下亦同昌泣曰臣初起從陛下陛下獨奈何  
 中道而棄之於諸侯乎高祖曰吾極知其左遷師古曰是時尊右而

前漢書

卷一百一

甲左故謂此秩位然吾私憂趙念非公無可者公不得已

為左遷位皆類此強行已止也於是徙御史大夫昌為趙相既行久之高祖

持御史大夫印弄之曰誰可以為御史大夫者熟視堯曰

無以易堯師古曰言堯可為之餘遂拜堯為御史大夫堯

亦前有軍功食邑及以御史大夫從擊陳豨有功封為江

邑侯高祖崩太后使使召趙王其相昌令王稱疾不行使

者三反昌曰高帝屬臣趙王師古曰屬委也音之欲反王年少竊聞大

后怨戚夫人欲召趙王并誅之臣不敢遣王王且亦疾不

能奉詔太后怒迺使使召趙相相至謁太后太后罵昌曰

爾不知我之怨戚氏乎而不遣趙王昌既被徵高后使使

召趙王王果來至長安月餘見鴛殺昌謝病不朝見二歲

而薨諡曰悼侯傳子至孫意有罪國除景帝復封昌孫左

車為安陽侯有罪國除初趙堯既代周昌為御史大夫高

祖崩事惠帝終世高后元年怨堯前定趙王如意之畫師古

曰畫謂畫策乃抵堯罪以廣阿侯任敖為御史大夫

任敖沛人也少為獄吏高祖嘗避吏吏繫呂后遇之不謹

任敖素善高祖怒擊傷主呂后吏及高祖初起敖以客從

為御史守豐二歲高祖立為漢王東擊項羽敖遷為上黨

守陳豨反敖堅守封為廣阿侯食邑千八百戶高后時為

御史大夫三歲克孝文元年薨諡曰懿侯傳子至曾孫越

人坐為太常廟酒酸不敬國除初任赦免平陽侯曹窋代

教為御史大夫師古曰窋音竹律反高后崩與大臣共誅諸呂後坐

事免以淮南相張蒼為御史大夫蒼與絳侯等尊立孝文

皇帝四年代灌嬰為丞相漢興二十餘年天下初定公卿

皆軍吏蒼為計相時緒正律曆文辭曰緒尋也謂本其統緒而正之以高祖

十月始至霸上故因秦時本十月為歲首不革師古曰推

五德之運以為漢當水德之時上黑如故吹律調樂入之

音聲及以比定律令如淳曰比比音比次之比謂五音清濁各有所以不相錯入以定十二律之法

法令於樂官使長行之或曰比謂比方之比音必復反臣

類一說比音若百工天下作程品如淳曰若喻也百工為器

重之宜使其法此之謂順晉灼曰君豫及之辭師古曰

至於為丞相卒就之師古曰卒就也故漢家言律曆者本張

蒼蒼尤好書無所不觀無所不通而尤邃律曆師古曰邃

遂蒼德安國侯王陵師古曰陵其死刑殺也及貴父事陵陵死後蒼

為丞相洗沐常先朝陵夫人上食然後敢歸家蒼為丞相

十餘年魯人公孫臣上書陳終始五德傳師古曰傳謂傳次也音直懸反

言漢土德時其符黃龍見當改正朔易服色事下蒼蒼以

為非是罷之其後黃龍見成紀於是文帝召公孫臣以為

博士草立土德時歷制度張晏曰以秦水德漢上勝之晉灼曰草創始也更元年

蒼由此自絀謝病稱老蒼任人為中候張晏曰所選舉候任也按中候官名

師古曰蒼有所謂舉而其人為中候之言大為文利上以為讓師古曰用蒼遂

病免孝景五年薨謚曰文侯傳子至孫類有罪國除初蒼

父長不滿五尺蒼長八尺餘蒼子復長八尺及孫類長六

尺餘蒼免相後口中無齒食乳女子為乳母師古曰言妻

妾以百教嘗孕者不復幸年百餘歲廼卒著書十八篇言

陰陽律歷事

申屠嘉梁人也以材官蹶張如淳曰材官之多力能脚蹶

張士師古曰今之弩以手張者曰蹶張從高帝擊項籍遷

為隊率師古曰一隊之率也音所類反從擊黥布為都尉孝惠時為淮陽

守孝文元年舉故以二千石從高祖者悉以為關內侯食

邑二十四人而嘉食邑五百戶十六年遷為御史大夫張

蒼免相文帝以皇后弟竇廣國賢有行欲相之曰恐天下

以吾私廣國久念不可而高帝時大臣餘見無可者師古

謂見在乃以御史大夫嘉為丞相因故邑封為故安侯嘉

為人廉直門不受私謁是時太中大夫鄧通方愛幸賞賜

累鉅萬文帝常燕飲通家其見寵如是是時嘉入朝而通

居上旁有怠慢之禮嘉奏事畢因言曰陛下愛幸群臣則

富貴之至於朝廷之禮不可以不肅師古曰肅敬也上曰君勿言

吾私之師古曰言欲罷朝坐府中嘉為檄召通詣丞相府

師古曰檄木不來且斬通通恐入言上上曰汝第往師古

書也長二尺第

但吾今使人召若師古曰若通至詣丞相府克冠徒跣頓

首謝嘉嘉坐自如師古曰若弗為禮責曰夫朝廷者高皇帝

之朝廷也通小臣戲殿上大不敬當斬吏今行斬之如淳

謂及吏曰今通頓首首盡出血不解上度丞相已困通師

徒各反使使持節召通而謝丞相此吾弄臣君釋之其登通

既至為上泣曰丞相幾殺臣師古曰嘉為丞相五歲文

帝崩孝景即位二年鼂錯為內史貴幸用事諸法令多所

請變更議以適罰侵削諸侯師古曰而丞相嘉自絀師

退也所言不用疾錯錯為內史門東出不便更穿一門南

出南出者太上皇廟堧垣也服虔曰宮外垣餘地也如淳

奇如掾反解嘉聞錯穿宗廟垣為奏請誅錯客有語錯錯

恐夜入宮上謂自歸上師古曰至朝嘉請誅內史錯上

曰錯所穿非真廟垣乃外堧垣故冗官居其中師古曰冗

如今之散官且又我使為之錯無罪罷朝嘉謂長史曰吾

悔不先斬錯乃請之師古曰為錯所賣至舍因歐血

而死謚曰節侯傳子至孫更有罪國除自嘉死後開封侯

陶青桃侯劉舍及武帝時柏至侯許昌平棘侯薛澤武彊

侯莊青翟商陵侯趙周皆以列侯繼踵師古曰躡廉謹師古曰

音初角反為丞相備員而已無所能發明功名著於世

者



贊曰張蒼文好律歷為漢名相師古曰文好律歷猶而專

遵用秦之顛項歷何哉張晏曰不考經典專用顛項歷

昌木強人也師古曰言其強質如木石然強音其兩反任教以舊德用張晏曰謂傷辱

申屠嘉可謂剛毅守節然無術學殆與蕭曹陳平異

矣師古曰殆近也言其識見不如蕭曹等也

張周趙任申屠傳第十二

酈陸朱劉叔孫傳第十三 班固 漢書四十三

正議大夫行秘書少監琅邪縣開國子顏師古注

酈食其陳留高陽人也師古曰食音甚好讀書家貧落魄無

衣食業鄭氏曰魄音薄應劭曰志行衰惡之貌為里監門

然吏縣中賢豪不敢役師古曰吏及賢者豪者皆不敢使役食其皆謂之狂生

及陳勝項梁等起諸將徇地過高陽者數十人師古曰徇亦容也音狗

食其聞其將皆握應劭曰握執急促之貌齟齬好苛禮師古曰荷與苛同苛細

自用不能聽大度之言食其廼自匿後聞沛公略

地陳留郊沛公麾下騎士適食其里中子服虔曰食其里中子適會作沛

沛公時時問邑中賢豪騎士歸食其見謂曰吾聞沛

公嫚易人有大略此真吾所願從游莫為我先謂師古曰先

若見沛公師古曰沛公名也謂曰臣里中有酈生年六十餘長八尺

人皆謂之狂生自謂我非狂騎士曰沛公不喜儒師古曰儒

音計反諸客冠儒冠來者沛公輒解其冠溺其中師古曰溺

乃鈞與人言常大罵未可以儒生說也食其曰第言之師古曰

但曰騎士從容言食其所戒者師古曰從沛公至高陽傳

舍師古曰傳舍者人所止息前人已去後人復來轉相傳

使人召食其食其至入謁沛公方踞林令兩女子洗師古曰洗

冠也音反而見食其食其入即長揖不拜曰足下欲助秦攻

諸侯乎欲率諸侯攻秦乎沛公罵曰豎儒師古曰言其夫

也作同汲

天下同苦秦久矣故諸侯相率攻秦何謂助秦食其曰必

欲聚徒合義兵誅無道秦不宜踞見長者於是沛公輟洗

起衣師古曰輟止也延食其上坐謝之食其因言六國從

衡時師古曰從音子沛公喜賜食其食問曰計安出食其

曰足下起瓦合之卒師古曰瓦合謂如破瓦之收散亂之

兵不滿萬人欲以徑入彊秦此所謂探虎口者也夫陳留

天下之衝四通五達之郊也如淳曰四面往來通之并數

五達言無險阻也今其城中又多積粟臣知其令師古曰素與今

請使令下足下師古曰即不聽足下舉兵攻之臣為內應

於是遣食其往沛公引兵隨之遂下陳留號食其為廣野

君食其言弟商使將數千人從沛公西南略地食其嘗為  
 說客馳使諸侯漢三年秋項羽擊漢拔滎陽漢兵遁保鞏  
 楚人聞韓信破趙彭越數反梁地則分兵救之師古曰彭越及梁  
 韓信方東擊齊漢王數困滎陽成臯計欲捐成臯以東屯  
 鞏雒以距楚食其因曰臣聞之知天之天者王事可成不  
 知天之天者王事不可成王者以民為天而民以食為天  
 夫敖倉天下轉輸久矣臣聞其下乃有臧粟甚多楚人拔  
 滎陽不堅守敖倉迺引而東今適卒分守成臯師古曰適讀曰適  
本謂卒之有罪謫者即所謂謫戍此乃天所以資漢方今楚易取而漢反  
 卻自奪便師古曰不圖進取是為自奪便利也卻音仁客反臣竊以為過矣且兩

司馬法仁本篇王帝朝之所以治諸侯者六以土地形諸侯云云

雄不俱立楚漢又相持不決百姓騷動海內搖蕩農夫釋  
 耒紅女下機師古曰耒手耕曲木也音盧對反紅讀曰口天下之心未有所定  
 也頭足下急復進兵收取滎陽據敖廩之粟師古曰敖廩即敖倉塞  
 成臯之險杜太行之道師古曰太行山名在河內野王之北上黨之南行音胡剛反  
 飛狐之口如淳曰上黨壺關也臣瓚曰飛狐在代郡西南師古曰瓚說是壺關無飛狐之名  
 馬之津以示諸侯形制之勢師古曰以地而制服則天下知所歸  
 矣方今燕趙以定唯齊未下今田廣據千里之齊田間將  
 二十萬之眾軍於歷城諸田宗彊負海岱阻河濟師古曰負背也  
岱泰山也南近楚齊人多變詐足下雖遣數十萬師未可以歲  
 月破也臣請得奉明詔說齊王使為漢而稱東藩上曰善

迺從其畫復守敖倉而使食其說齊王曰王知天下之所歸乎曰不知也曰知天下之所歸則齊國可得而有也若不知天下之所歸即齊國未可保也齊王曰天下何歸食其曰天下歸漢齊王曰先生何以言之曰漢王與項王戮力西向擊秦約先入咸陽者王之項王背約不與而王之漢中項王遷殺義帝漢王起蜀漢之兵擊三秦出關而責義帝之負處收天下之兵立諸侯之後降城即以侯其將得賂則以分其士與天下同其利豪英賢材皆樂為之用諸侯之兵四面而至蜀漢之粟方船而下師古曰方併也項王有背約之名殺義帝之負於人之功無所記於人之罪無所

忘師古曰言項羽吝戰勝而不得其賞拔城而不得其封

非項氏莫得用事師古曰言唯為人刻印玩而不能授孟

曰刻斷無復廉錡也臣瓚曰項別各於爵賞玩借侯印不能以封人師古曰韓信傳作刻此作玩其義各通孟說非也

攻城得賂積財而不能賞天下畔之賢材怨之而莫為

之用故天下之士歸於漢王可坐而策也夫漢王發蜀漢

定三秦涉西河之外援上黨之兵師古曰援引也音變下井陘誅成

安君破北魏師古曰魏魏名故謂此為北舉三十二城此黃帝

之兵非人之力天之福也今已據敖倉之粟塞成臯之險

守白馬之津杜太行之阨距飛狐之口天下後服者先亡

矣王疾下漢王齊國社稷可得而保也不下漢王危亡可

倉作度汲

何漢書三

立而待也田廣以為然廼聽食其罷歷下兵守戰備與食

其日縱酒師古曰日日日韓信聞食其馮軾下齊七十餘城

師古曰馮讀曰憑憑據也戰車前橫板隆起者廼夜度兵

平原襲齊齊王田廣聞漢兵至以為食其賣已師古曰言

謀廼亨食其引兵走漢十二年曲周吳鄴商以丞相將兵

擊黥布有功高祖舉功臣思食其食其子疥師古曰數將

兵上以其父故封疥為高梁侯後更食武陽卒子遂嗣三

世侯平有罪國除本文田間將二十萬之衆貢父曰此時何緣更有田間按田橫傳乃是田解也

陸賈楚人也以客從高祖定天下名有口辯師古曰時人

居左右常使諸侯時中國初定尉佗平南越因王之師古

音徒高祖使賈賜佗印為南越王賈至尉佗魁結箕踞見

賈服虔曰魁音推今兵士推頭髻也師古曰結讀曰髻推

箕者一撮之髻其形如推箕謂伸其兩脚而坐亦曰

形似箕

今足下反天性棄冠帶師古曰背父母之國無欲以區區

之越與天子抗衡為敵國師古曰區區小貌禍且及身矣夫秦失

其正諸侯豪桀並起師古曰正亦政也唯漢王先入關據咸陽項

籍背約自立為西楚霸王諸侯皆屬可謂至彊矣然漢王

起巴蜀鞭笞天下劫諸侯遂誅項羽五年之間海內平定

此非人力天之所建也天子聞君王王南越而不助天下

誅暴逆將相欲移兵而誅王天子憐百姓新勞苦且休之

遣臣授君王印剖符通使君王宜郊迎北面稱臣師古曰

出迎乃欲以新造未集之越師古曰集屈強於此師古曰

而迎師古曰漢誠聞之掘燒君王先人冢墓夷種宗族師古曰

不柔服也師古曰使一偏將將十萬眾臨越即越殺王降漢如

反覆手耳師古曰於是佗迺蹶然起坐師古曰蹶然驚謝

賈曰居蠻夷中又殊失禮義因問賈曰我孰與蕭何曹參

韓信賢師古曰賈曰王似賢也復問曰我孰與皇帝賢賈

曰皇帝起豐沛討暴秦誅強楚為天下興利除害繼五帝

三五之業統天下理中國中國之人以億計地方萬里居

天下之膏腴人眾車輿萬物殷富政由一家自天地剖判

未始有也師古曰今王眾不過數萬皆蠻夷崎

嶇山海間師古曰譬如漢一郡王何乃比於漢佗

大笑曰吾不起中國故王此使我居中國何遽不若漢師古曰

月曰越中無足與語至生來令我日聞所不聞師古曰

者日賜賈橐中裝直千金張晏曰珠玉之寶也師古曰

橐中物故曰送也師古曰賈卒拜佗為南越王令稱臣奉漢約

歸報高帝大說師古曰拜賈為太中大夫賈時時前說

稱詩書高帝罵之曰乃公居馬上得之安事詩書賈曰馬

乃作迺汲

乃作迺汲

上得之寧可以馬上治乎且湯武逆取而以順守之文武

並用長久之術也昔者吳王夫差智伯極武而亡師古曰夫差吳

王閔閔子也好用兵卒為越所滅智伯晉卿荀瑤也貪而

好勝率韓魏共攻趙襄子襄子與韓魏約反而喪之夫音

徒音反秦任刑法不變卒滅趙氏鄭氏曰秦之先造父封

楚宣王為質於趙還為太子遂鄉使秦已并天下行

仁義法先聖陛下安得而有之師古曰鄉讀高帝不憚師

曰憚和有慙色謂賈曰試為我著秦所以失天下吾所以

得之者師古曰著明也及古成敗之國賈凡著十二篇每

奏一篇高帝未嘗不稱善左右呼萬歲稱其書曰新語師

曰其書孝惠時呂太后用事欲王諸呂畏大臣及有口者

今見存

師古曰有賈自度不能爭之師古曰度廼病免以好時田

地善往家焉師古曰好時有五男乃出所使越橐中裝

賣千金分其子子二百金令為生產業賈常乘安車駟馬從

歌鼓瑟侍者十人寶劍直百金謂其子曰與女約過女女

給人馬酒食極欲十日而更師古曰又改所死家得寶劍

車騎侍從者一歲中以往來過它客率不過再過師古曰

諸子所又往來經過也處為賓客率計一歲數擊鮮母父

之中每子不迫再過至也上過昔工未反數擊鮮母父

涸女為也服虔曰涸辱也吾常行數擊鮮美食不父辱汝

一本欲作飲

爭恐禍及已平常燕居深念師古曰念思也以國家不賈

往不請直入坐師古曰言不因門人陳平方念不見賈師古

曰思慮之際賈曰何念深也平曰生揣我何念孟康曰揣

故不覺賈至賈曰足下位為上相食三萬戶役可謂極富貴無

欲矣然有憂念不過患諸呂少主耳陳平曰然為之奈何

賈曰天下安注意相天下危注意將將相和則士豫附師古

曰豫士豫附天下雖有變則權不分權不分為社稷計在

兩君掌握耳臣常欲謂太尉絳侯師古曰謂絳侯與我戲

易吾言師古曰言絳侯與我君何不交驩太尉深相結為

陳平畫呂氏數事平用其計乃以五百金為絳侯壽厚具

樂飲太尉師古曰厚為其具太尉亦報如之兩人深相結

呂氏謀益壞陳平乃以奴婢百人車馬五十乘錢五百萬

遺賈為食飲費賈以此游漢廷公卿間師古曰廷名聲籍

甚孟康曰言及誅呂氏立孝文賈頗有力孝文即位欲使

人之南越丞相平乃言賈為太中大夫往使尉佗去黃屋

稱制師古曰黃屋謂車上之蓋也黃屋令比諸侯皆如意

指語在南越傳陸生竟以壽孟康曰壽朱建楚人也故嘗為淮南王黥布相有罪去後復事布布

欲反時問建建諫止之布不聽聽梁父侯遂反如淳曰遂

臣贊曰布用梁甫侯之計漢既誅布聞建諫之高祖賜建

而遂反師古曰贊說是也

而遂反師古曰贊說是也

而遂反師古曰贊說是也



號平原君家徙長安為人辯有口刻廉剛直行不苟合義

不取容辟陽侯行不正得幸呂太后師古曰欲知建

與相建不肯見及建母死貧未有以發喪方假衣服具師古

曰黃音陸賈素與建善乃見師古曰驪僑師古曰原羣師古曰原羣

乃賀我陸生曰前日君侯欲知平原君平原君義不知君

以其母故張晏曰相知當同恤安危今其母死君誠厚送

喪則彼為君死矣辟陽侯迺奉百金稅師古曰贈終者之

金為衣被之具祝音列侯貴人以辟陽侯故往賻凡五百

太后慙不可言師古曰不可目言之大臣多害辟陽侯行欲遂誅之

辟陽侯困急使人欲見建建辭曰獄急不敢見君建乃求  
見孝惠幸臣閼籍孺師古曰使幸傳云高祖時則有籍孺

姓各別今此云閼籍孺說說曰君所以得幸帝天下莫不

聞師古曰言不以材德進今辟陽侯幸太后而下吏師古曰下音胡

道路皆言君讒欲殺之今日辟陽侯誅旦日太后含怒亦

誅君君何不肉袒為辟陽侯言帝師古曰肉袒謂脫其衣

辱之甚其帝聽君出辟陽侯太后大驩兩主俱幸君君富

貴益倍矣於是閼籍孺大恐從其計言帝帝果出辟陽侯

辟陽侯之囚欲見建建不見辟陽侯以為背之大怒及其

成功出之大驚呂太后崩大臣誅諸呂辟陽侯於諸呂至

於作與汲

深如淳曰辟陽侯與諸呂相親信為罪宜誅者至深也師古曰直言辟陽侯與諸呂相知情義至深重耳如說非

卒不誅計畫所以全者皆陸生平原君之力也孝文時

淮南厲王殺辟陽侯以黨諸呂故孝文聞其客朱建為其

策使更補欲治聞更至門建欲自殺諸子及吏皆曰事未

可知何自殺為建曰我死禍絕不及乃身矣師古曰遂自乃汝也

劉文帝聞而惜之曰吾無殺建意也迺召其子拜為中大

夫使匈奴單于無禮罵單于遂死匈奴中

婁敬齊人也漢五年成隴西過雒陽高帝在焉敬脫輓輅

蘇林曰輓音凍洛之洛一本橫遮車前二入挽之三見齊人

虞將軍曰臣願見上言便宜虞將軍欲與鮮衣敬曰臣衣

三作一汲

帛衣帛見師古曰衣著也帛謂縗也衣褐衣褐見師古曰此褐謂織毛布之衣不敢

易衣虞將軍入言上上乃見賜食已而問敬敬說曰陛下

都雒陽豈欲與周室比隆哉上曰然敬曰陛下取天下與

周異周之先自后稷堯封之邠師古曰邠邑名也即今武

積德繁善十餘世師古曰繁累也公劉避桀居豳大王以狄伐

故去豳校馬筆去居岐師古曰筆馬筆者以示無所恃柱之也云

止紫國人爭歸之及文王為西伯斷虞芮師古曰斷斷也文親曰二國

之德而自和也師古曰虞今始受命呂望伯夷自海濱來

歸之師古曰濱也音賓又音頻武王伐紂不期而會孟津上八百諸

侯遂滅殷成王即位周公之屬傅相焉迺營成周都雒以

行美序三

本取作三

為此天下中師古曰中音竹反諸侯四方納貢職道里鈞矣有德

則易以王無德則易以亡凡居此者欲令務以德致人不

欲阻險令後世驕奢以虐民也及周之衰分而為二師古曰謂

東周君西周君天下莫朝周周不能制非德薄形勢弱也今陛下

起豐沛收卒三千人以此徑往卷蜀漢定三秦與項籍戰

滎陽大戰七十小戰四十使天下之民肝腦塗地父子暴

骸中野不可勝數哭泣之聲不絕傷夷者未起師古曰夷起創也音瘼

而欲比隆成康之時臣竊以為不侔矣師古曰侔等也且夫秦地

被山帶河四塞以為固卒然有急百萬之衆可具師古曰卒讀曰

因秦之故資其美膏腴之地此所謂天府師古曰天府也萬物所聚

陛下入關而都之山東雖亂秦故地可全而有也夫與人

關不搯其亢拊其背未能全勝張晏曰亢喉龍也師古曰搯與扼同謂扼持之也亢

音問又音下却反今陛下入關而都按秦之故此亦搯天下之亢

而拊其背也高帝問羣臣羣臣皆山東人爭言周王數百

年秦二世則亡不如都周上疑未能決及留侯明言入關

便即日駕西都關中於是上曰本言都秦地者婁敬婁者

劉也賜姓劉氏拜為郎中號曰奉春君張晏曰奉歲之始以其首勸都關中

漢七年韓王信反高帝自往擊至晉陽聞信與匈奴欲擊

漢上大怒使人使匈奴匈奴匿其壯士肥牛馬師古曰徒

見其老弱及羸畜使者十輩來皆言匈奴易擊上使劉敬

復往使匈奴還報曰兩國相擊此宜夸矜見所長師古曰見示也

今臣往徒見羸劣老弱師古曰當音清謂死者之肉也此必

欲見短伏奇兵以爭利愚以為匈奴不可擊也是時漢兵

以踰句注三十餘萬眾師古曰句注山名在雁門兵已業行上怒罵敬

曰齊虜以舌得官迺今妄言沮吾軍師古曰沮謂止壞也音材汝反械繫

敬廣武師古曰廣武縣名屬鴈門遂往至平城匈奴果出奇兵

圍高帝白登七日然後得解高帝至廣武被敬曰吾不用

公言以困平城吾已斬先使十輩言可擊者矣迺封敬二

千戶為關內侯號建信侯高帝罷平城歸韓王信亡入胡

當是時冒頓單于兵彊控弦四十萬騎師古曰控引也謂

顧為作顧謂及

反數苦北邊上患之問敬敬曰天下初定士卒罷於兵革

師古曰罷讀曰疲未可以武服也冒頓殺父代立妻羣母以力為

威未可以仁義說也獨可以計又遠子孫為臣耳然陛下

恐不能為上曰誠可何為不能顧為奈何師古曰顧思也敬曰

陛下誠能以適長公主妻單于師古曰適讀曰媾謂皇后所生厚奉遺之

彼知漢女送厚蠻夷必慕以為關氏生子必為太子代單

于何者貪漢重幣陛下以歲時漢所餘彼所鮮數問遺師古曰

師古曰鮮少也問遺謂餉饋之也使辯士風諭以禮節師古曰

師古曰鮮音息善反適音弋李反冒頓在固為子婿死外孫為單于豈曾聞外孫敢與大

父亢禮哉可毋戰以漸臣也若陛下不能遣長公主而令

宗室及後宮詐稱公主彼亦不肯貴近無益也師古曰近音其

高帝曰善欲遣長公主呂后泣曰妾唯以一太子一女反

師古曰言唯以此自慰奈何棄之匈奴上竟不能遣長公主而取家

人子為公主妻單于師古曰於外庶人之家取女而名之為公主使敬往結和

親約敬從匈奴來因言匈奴河南白羊樓煩王張晏曰白羊匈奴國

也去長安近者七百里輕騎一日一夕可以至師古曰言匈奴欲來

為寇新破秦中新破師古曰秦中謂關中故秦地也少民地肥

饒可益實夫諸侯初起時非齊諸田楚昭屈景莫與師古曰皆

二國之王今陛下雖都關中實少人北近胡寇東有六國疆

族一日有變陛下亦未得安枕而卧也臣願陛下徙齊諸

田楚昭屈景燕趙韓魏後及豪桀名家自實關中無事可

以備胡諸侯有變亦足率以東伐此疆本弱末之術也上

曰善乃使劉敬徙所言關中十餘萬口師古曰今高陵縣

諸景及三輔諸屈景懷尚多皆此時所徙叔孫通薛人也晉灼曰楚漢春秋名何秦時以文學徵待

詔博士師古曰於博士中待詔數歲陳勝起二世召博士諸儒生問

曰楚成卒攻斬入陳於公何如博士諸生三十餘人前曰

人臣無將將則反罪死無赦臣瓚曰將謂為逆亂願陛下

急發兵擊之二世怒作色師古曰不許其言陳勝為反作色謂變動其色通前曰

諸生言皆非夫天下為一家毀郡縣城鏹其兵視天下弗

行漢書一三

復用師古曰樂也且明主在上法令具於下吏人人奉職

四方輻輳師古曰輻也言如車輻之聚安有反者此特

羣盜鼠竊狗盜師古曰如鼠之竊如狗之盜何足置齒牙間哉郡守尉

今捕誅何足憂二世喜盡問諸生諸生或言反或言盜於

是二世令御史按諸生言反者下吏非所宜言諸生言盜

者皆罷乃賜通帛二十疋衣一襲師古曰襲今人一襲上下皆

也拜為博士通已出反舍師古曰還其所居也諸生曰生何言之諛

也通曰公不知我幾不免虎口師古曰錢音年依反迺亡去之薛薛

已降楚矣及項梁之孫通從之敗定陶從懷王懷王為義

帝徙長沙通留事項王漢二年漢王從五諸侯入彭城通

降漢王通儒服漢王憎之迺變其服服短衣楚製師古曰製謂裁

形製漢王喜通之降漢從弟子百餘人然無所進刺言諸

故羣盜壯士進之師古曰刺與專同又肯之亮反此則言專聲之急上者耳弟子皆曰

事先生數年幸得從降漢今不進臣等刺言大猾何也師古曰

曰後備通迺謂曰漢王方蒙矢石爭天下師古曰蒙猶被也諸

生寧能關乎故先言斬將塞旗之士師古曰塞音塞諸生且待

我我不忘矣漢王拜通為博士魏穆嗣君唐欲令復如之

漢王已并天下諸侯共尊為皇帝於定陶通就其儀號師古曰

曰就高帝悉去秦儀法為簡易羣臣飲爭功醉或妄呼師古曰

曰呼者拔劍擊柱上患之通知上益厭食之說上曰夫儒者

又呼者拔劍擊柱上患之通知上益厭食之說上曰夫儒者

難與進取可與守成臣願徵魯諸生與臣弟子共起朝儀  
 高帝曰得無難乎通曰五帝異樂三王不同禮禮者因時  
 世人情為之節文者也故夏殷周禮所因損益可知者謂  
 不相復也師古曰復重也臣願頗采古禮與秦儀雜就之  
 上曰可試為之令易知度吾所能行為之師古曰度音徒各反於是  
 通使徵魯諸生三十餘人師古曰通為使者而徵諸生魯有兩生不肯  
 行曰公所事者且十主皆面諛親貴今天下初定死者未  
 葬傷者未起又欲起禮樂禮樂所由起百年積德而後可  
 興也師古曰言行德教百年然後可定禮樂也吾不忍為公所為公所為不合  
 古吾不行公往矣毋污我通笑曰若真鄙儒不知時變師古

曰若汝也師古曰汝也遂與所徵三十人西師古曰西入關及上左右為學者  
 師古曰左右謂近臣也為學者謂素習學術者與其弟子百餘人為餘菑野外師古曰立  
 師古曰左右謂近臣也為學者謂素習學術者與其弟子百餘人為餘菑野外師古曰立  
 師古曰左右謂近臣也為學者謂素習學術者與其弟子百餘人為餘菑野外師古曰立

此廼令羣臣習肄師古曰肄亦習也會十月漢七年長樂宮  
 成諸侯羣臣朝十月師古曰漢時為以十月為正月故行朝  
 歲之禮師古曰漢時為以十月為正月故行朝儀師古曰漢時為以十月為正月故行朝  
 者治禮引以次入殿門廷中陳車騎戍卒衛官設兵張旗

志師古曰志與儀同音式解反傳曰趨師古曰趨今趨調次行為敬也殿下郎  
 中俠陞陞數百人師古曰俠陞皆數百人也功臣列侯諸將

師古曰志與儀同音式解反  
 師古曰趨今趨調次行為敬也  
 師古曰俠陞皆數百人也

軍軍吏以次陳西方東鄉文官丞相以下陳東方西鄉

曰鄉讀大行設九賓臚句傳臚林曰上傳語告下為臚下

賓客之禮今之鴻臚也九賓則周禮九儀也謂於是皇帝

輦出房百官執戟傳警師古曰傳警而唱警引諸侯王以下至吏六

百石以次奉賀自諸侯王以下莫不震恐肅敬至禮畢盡

伏置法酒師古曰法酒者猶言禮酌謂不飲之至醉諸侍坐殿上皆伏抑首師古

曰抑屈也謂依禮以尊卑次起上壽觴九行謁者言罷酒

御史執法舉不如儀者輒引去竟朝置酒無敢謹譁失禮

者於是高帝曰吾迺今日知為皇帝之貴也拜通為奉常

師古曰解在百官公易金五百斤通因進曰諸弟子儒生

隨臣父矣與共為儀願陛下官之高帝悉以為郎通出皆

以五百金賜諸生諸生迺喜曰叔孫生聖人知當世務九

年高帝徙通為太子太傅十二年高帝欲以趙王如意易

太子通諫曰昔者晉獻公以驪姬故廢太子立奚齊晉國

亂者數十年為天下笑秦以不早定扶蘇胡亥詐立自使

滅祀此陛下所親見今太子仁孝天下皆聞之呂后與陛

下攻善食如淳曰食無味如為咬師古曰咬當作淡

味之食也淡其可背哉陛下必欲廢適而立少師古曰適

臣願先伏誅以頸血汙地高帝曰公罷矣吾特戲耳師古

但通曰太子天下本本壹搖天下震動奈何以天下戲高

也



帝曰吾聽公及上置酒見留侯所招客從太子入見上遂

無易太子志矣高帝崩孝惠即位廸謂通曰先帝園陵寢

廟群臣莫習從通為奉常師古曰又重為之也定宗廟儀法及稍定

漢諸儀法皆通所論著也惠帝為東朝長樂宮師古曰朝

及閒往師古曰非大朝數蹕煩民其性來也作復道方

築武庫南如淳曰作復道方始築武庫通奏事因請問師古曰

曰請空際之時曰陛下何自築復道高帝寢衣冠月出游

高廟服虔曰持高廟中衣月旦以游於衆廟已而後之應

高祖之衣冠藏在宮中之寢三月出游其道正值今之所

作復道下故言乘宗廟道上行也晉灼曰黃圖高廟在長

非也師古曰東寢在桂宮北版言衣藏於廟中如言宮中皆

游於高廟每月一為之漢制則然而後之學者不子孫柰

曉其意謂以月出之時而夜游衣冠失之速也

何乘宗廟道上行哉惠帝懼曰急壞之通曰人主無過舉

師古曰舉事今已作百姓皆知之矣願陛下為原廟師古曰原

不當有過失重也先以有廟今更立之故云重也渭北衣冠月出游之益廣宗廟大孝之

本上乃詔有司立原廟惠帝常出游離宮通曰古者有春

嘗菓方今櫻桃熟可獻師古曰禮記曰仲春之月蓋以舍

朱櫻者是也願陛下出因取櫻桃獻宗廟上許之諸菓獻

由此興貢父曰渭北字宜屬上句

贊曰高祖以征伐定天下而縉紳之徒騁其知辯師古曰

者之服也解並成大業語曰廊廟之材非一木之枝帝王

夏

一本作...

又條...

一本立作位

一本年作節

之功非一士之略師古曰此語本出慎子信哉劉敬脫輓輅而建金

城之安叔孫通舍枹鼓而立一王之儀師古曰枹者鼓推

鼓者言新能戰陣之事別創漢代之禮遇其時也酈生自

匿監門待主然後出猶不免鼎鑊師古曰鼎大而無足曰鑊音胡郭反朱建

始名廉直既距辟陽不終其年亦以喪身陸賈位止大夫

致仕諸呂師古曰以諸呂借差託病歸家不受憂責從容平勃之間師古曰

和韜陳平周勃以安漢朝也從音七容反附會將相以疆社稷身名俱榮其最

優乎

酈陸朱劉叔孫傳第十三師古曰酈陸朱劉叔孫傳第十三

淮南衡山濟北傳第十四 班固 漢書四十四

正議大夫行秘書少監琅邪縣開國子顏師古注

淮南厲王長高帝少子也其母故趙王張敖美人高帝八

年從東垣過趙趙王獻美人厲王母也幸有身趙王不敢

內宮師古曰不敢更為築外官舍之師古曰舍止也及貫高等謀

反事覺并逮治王盡捕王母兄弟美人繫之河內厲王母

亦繫告吏曰日得幸上有子師古曰謂往也吏以聞上方怒趙

未及理厲三母厲王母弟趙兼因辟陽侯言吕后吕后妬

不肯白辟陽侯不強爭厲王母已生厲王恚即自殺吏奉

厲王詣上上悔師古曰悔不理其母令吕后母之而葬其母真定真

山子云莊元年秋築王姬之館于外為外礼也

可集傳一四

淮南傳一四

定厲王母家縣也。十一年淮南王布反，上自將擊滅布，即

立子長為淮南王。王早失母，常附呂后。孝惠呂后時，以故

得幸無患。然常心怨辟陽侯，不敢發。及孝文初即位，自以

為最親。師古曰：時高帝子唯二人在。驕蹇，數不奉法。師古曰：蹇，謂不順也。上寬赦

之。三年入朝，甚橫。師古曰：橫，音胡孟反。從上入苑獵，與上同輦。常謂

上大兄厲王有材力，力扛鼎。師古曰：扛，音紅。乃往請辟陽侯，辟

陽侯出見之，即自襲金椎椎之。師古曰：襲，古袖字也。謂以金椎載置懷中，出而椎之。

命從者刑之。如淳曰：刻其刑體，備五刑也。師古曰：直，斷其首，非五刑也。事見史記。馳詣闕下

肉袒而謝曰：臣母不當坐趙時事，辟陽侯力能得之。呂后

不爭罪一也。趙王如意子母無罪，呂后殺之。辟陽侯不爭

罪二也。呂后王諸呂欲以危劉氏，辟陽侯不爭罪三也。臣

謹為天下誅賊報母之仇，伏闕下請罪。文帝傷其志，為親

故不治赦之。當是時，自薄太后及太子諸大臣皆憚厲王

厲王以此歸國，然恐不用漢法，出入警蹕，稱制自作法令。

數上書不遜順。師古曰：數，音所角反。文帝重自切責之。如淳曰：時帝重難也。時帝

舅薄昭為將軍，尊重。上令昭予厲王書，諫數之曰：師古曰：數，音所

具竊聞大王剛直而勇，慈惠而厚，貞信多斷，是天以聖人

之資奉大王也。甚盛不可不察。今大王所行，不稱天資。皇

帝初即位，易侯邑在淮南者。晉灼曰：侯邑在淮南者，更易以它郡地，封之，不欲使錯在

王。大王不肯，皇帝交易之。師古曰：卒，終也。使大王得三縣之實，甚

可。漢書卷一百一十四

山子云沫當作沐韓安國傳註  
莊子天下篇禹沐甚雨櫛疾風  
作沐

厚大王以未嘗與皇帝相見求入朝見未畢昆弟之歡師古曰與

曰畢而殺列侯以自為名皇帝不使吏與其間師古曰與

不令吏下讀曰豫謂赦大王甚厚漢法二千石缺輒言漢補大王逐

漢所置而請自置相二千石皇帝飢天下正法而許大王

甚厚蘇林曰不從正法聽王自置二千大王欲屬國為布

衣守冢貞定師古曰屬謂委棄皇帝不許使大王毋失南

面之尊甚厚師古曰毋失不失也大王宜日夜奉法度修

貢職以稱皇帝之厚德今迺輕言恣行以負謗於天下甚

非計也夫大王以千里為宅居以萬民為臣妾此高皇帝

之厚德也高帝蒙霜露沐風雨師古曰沐亦頓字也蒙冒

從干未赴矢石野戰攻城身被創痍師古曰以為子孫成

萬世之業艱難危苦甚矣大王不思先帝之艱苦日夜怵

惕脩身正行養犧牲豐潔粢盛奉祭祀以無忘先帝之功

德而欲屬國為布衣甚過且夫貪讓國土之名輕廢先帝

之業不可以言孝父為之基而不能守不賢不求守長陵

而求之貞定先母後父不誼數逆天子之令不順言節行

以高兄無禮鄭氏曰淮南王呼帝為大兄也師古曰鄭說

矜高於幸臣有罪大者立斷小者肉刑不仁師古曰斷貴

布衣一劔之任賤王侯之位不知不好學問大道觸情妄

行不詳師古曰任情意所欲則此八者危亡之路也而大

一本無好字

前漢書一四

注

毒下同

王行之棄南面之位，奮諸賁之勇。應邵曰：吳專諸、衛孟常，賁也。師古曰：賁音奔。出入危亡之路，臣之所見。高皇帝之神，必不廟食於大王之手。明白昔者周公誅管叔，放蔡叔，以安周。齊桓殺其弟，以反國。韋昭曰：子糾兄也。言弟者，諱也。秦始皇殺兩弟，遷其母，以安秦。應劭曰：始皇母與嫪毐通，生二子，事覺，殺之。始皇母與嫪毐通，生二子，事覺，殺之。項王亡代，高帝奪之，國以便事。應劭曰：項王高帝兄仲也。匈奴入代，不能守，走歸京師。高帝奪其國，退為郅陽侯，以便國法也。師古曰：便，音頻。面反。濟北舉兵，皇帝誅之，以安漢。應劭曰：濟北王興居與大臣共誅諸呂，自以功大，怨其賞薄，故反。故周齊行之於古，秦漢用之於今。大王不察古今之所以安國便事，而欲以親戚之意望於太上，不可得也。如淳曰：太上天子也。亡之諸侯，游宦事人及舍匿者，論皆有

夫一作火

法。師古曰：舍匿謂容止而藏隱也。其在王所，吏主者坐。師古曰：言各有所主而坐其罪。今諸侯子為吏者，御史主。如淳曰：主，御史也。自此以下，至縣令主，皆謂王官屬。為軍吏者，中尉主。客出入殿門者，衛尉主。諸從蠻夷來歸，誼及以亡名數，自占者，內史縣令主。相欲委下吏，無與其禍，不可得也。師古曰：言諸侯王之相欲委罪於在下小吏，而身不干豫之不可得也。與讀曰豫。王若不改，漢繫大王。郎論相以下為之柰何？夫墮父大業，退為布衣所哀。師古曰：墮，毀也。布衣貧賤之人。王說伏法，則貧賤之人反哀憐之。墮音夫，規反。幸臣皆伏法而誅，為天下笑。以蓋先帝之德。師古曰：蓋，厚也。甚為大王不取也。宜急改操，易行。上書謝罪曰：臣不幸，早失先帝，少孤呂氏之世，未嘗忘死。服虔曰：常也。陛下即位，臣怙恩德，驕盈

有美傳一曰

注百篇上

白

行多不軌師古曰追命皇過恐懼伏地待誅不敢起皇帝  
 聞之必喜大王昆弟歡欣於上羣臣皆得延壽於下上下  
 得宜海內常安願熟計而疾行之行之有疑禍如發矢不  
 可追已師古曰發矢喻王得書不說師古曰說六年令男  
 子但等七十人與棘蒲侯柴武太子奇謀以輦車四十乘  
 反谷口孟康曰谷口在長安北故縣也處多峻令人使閩  
 越匈奴事覺治之廼使使召淮南王王至長安丞相張蒼  
 典客馮敬行御史大夫事與宗正廷尉雜奏長廢先帝法  
 不聽天子詔居處無度為黃屋蓋擬天子師古曰擬此也擅為法  
 令不用漢法及所置吏以其郎中春為丞相收聚漢諸侯

人及有罪亡者匿與居為治家室賜與財物爵祿田宅爵  
 或至關內侯奉以二千石所當得如淳曰賜亡畔者如

曰奉畔者以二千石之秩祿也大夫但張晏曰大夫姓也

師古曰璜說也奉首扶用反大夫但上云男子但明其

本姓大夫也如淳曰但大夫名也師古曰既曰大夫但又

士伍開章明其為大夫也上言男子但等者慈謂反人耳

不妨但為士伍開章等七十人如淳曰律有罪失官與棘

大夫也蒲侯太子奇謀反欲以危宗廟社稷謀使閩越及匈奴發

其兵事覺長安尉奇寺往捕開章長匿不予與故中尉蘭

忌謀殺以閉口師古曰閉蘭名忌蘭音軒嚴助傳作閉字

非也蓋後人所改既殺開章所為棺槨衣衾葬之肥陵師古曰肥陵地名

在肥陵水之上

謾吏曰不知安在師古曰謾也實肥陵

誰云不知處謾音慢又音

莫連反次下亦同又陽聚土樹表其上曰開章死師古曰表者豎葬此下

木為之若柱形也及長身自賊殺無罪者一人令吏論殺無罪者

六人為亡命棄市詐捕命者以除罪晉灼曰亡命者當棄市而王裁之詐捕不

命者而言命以脫命者之罪師古曰其音于偽反擅罪人無告劾繫治城旦以上

十四人赦免罪人死罪十八人城旦舂以下五十八人賜

人爵關內侯以下九十四人前日長病陛下心憂之使使

者賜棗脯長不肯見拜使者南海民處廬江界中者反淮

南吏卒繫之陛下遣使者齎帛五十四以賜吏卒勞苦者

長不欲受賜謾曰無勞苦者南海王織土書獻璧帛皇帝

忌擅燔其書不以聞文穎曰忌吏請召治忌長不遣謾曰

几一作九

飲音寺俗作飼

忌病長所犯不軌當棄市臣請論如法制曰朕不忍置法

於王其與列侯吏二千石議列侯吏二千石臣嬰等四十

三人議皆曰宜論如法制曰其赦長死罪廢勿王有司奏

請處蜀嚴道邛邛張晏曰嚴道蜀郡縣也邛邛置遣其子

子母從居師古曰子母者所生子之姬妾縣為築蓋家室皆日三食給薪

菜鹽炊食器席蓐師古曰炊器釜鬲之屬制曰食長給肉日

五斤師古曰酒二斗令故美人材人得幸者十人從居師古曰

云師古曰酒二斗師古曰令故美人材人得幸者十人從居師古曰

驕淮南王不為置嚴相傳以故至此且淮南王為人剛今

暴摧折之臣恐其逢霧露病死陛下有殺弟之名奈何上

曰吾特苦之耳師古曰暫困苦之令其自復音扶目反淮南王

謂侍者曰誰謂乃公勇者吾以驕不聞過故至此迺不食

而死縣傳者不敢發車封孟康曰撫至雍師古曰雍扶風雍縣雍令

發之以死聞上悲哭謂爰盎曰吾不從公言卒亡淮南王

盎曰淮南王不可奈何願陛下自寬上曰為之奈何曰獨

斬丞相御史以謝天下迺可上即令丞相御史逮諸縣傳

淮南王不發封餽侍者師古曰連追捕之也餽亦饋字耳皆棄市迺以列

侯葬淮南王于雍置守冢三十家孝文八年憐淮南王王

有子四人年皆七八歲迺封子安為阜陵侯子勃為安陽

侯子賜為陽周侯子良為東城侯十二年民有作歌歌淮

南王曰一尺布尚可縫一斗粟尚可舂兄弟二人不相容

孟康曰尺帛斗粟猶尚不棄况於兄弟而更相逐乎臣贊曰一尺帛可縫而共衣一斗粟可舂而共食况以天下之

廣而不相容也上聞之曰昔堯舜放逐骨肉周公殺管蔡

師古曰贊說也天下稱聖不以私害公天下豈以

為我貪淮南地邪迺徙城陽王王淮南故地而追尊謚淮

南王為厲王置園如諸侯儀十六年上憐淮南王廢法不

軌自使失國早夭迺徙淮南王喜復王故城陽而立厲王

三子王淮南故地三分之阜陵侯安為淮南王安陽侯勃

為衡山王陽周侯賜為廬江王東城侯良前薨無後孝景

帝



三年吳楚七國反吳使者至淮南淮南王欲發兵應之其

相曰王必欲應吳臣願為將王迺屬之師古曰屬謂以兵委之也屬音之欲

反相已將兵因城守不聽王而為漢漢亦使曲城侯將兵

救淮南晉灼曰切臣表遠也師古曰晉說淮南以故得非此蟲達之子耳名捷達已先薨也

完吳使者至廬江廬江王不應而往來使越至衡山衡山

王堅守無二心孝景四年吳楚已破衡山王朝上以為貞

信迺勞苦之師古曰勞音來到反曰南方卑濕徙王王於濟北以東

之及薨遂賜諡為貞王廬江王以遠越數使使相交師古曰邊

淮南王安為人好書鼓琴不喜弋獵狗馬馳騁師古曰喜音許吏反

亦欲以行陰德拊循百姓流名與管招致賓客方術之士數

千人作為內書二十一篇外書甚衆又有中篇八卷言神

仙黃白之術張晏曰黃白金白銀也亦二十餘萬言時武帝方好藝

文以安屬為諸父師古曰安於天子服屬為從父叔父辯博善為文辭其尊

重之每為報書及賜師古曰賜賜書也常召司馬相如等視草迺

遣師古曰草謂為文之葉草初安入朝獻所作內篇新出上愛秘之使

為離騷傳師古曰傳謂說之若毛詩傳且受詔日食時上又獻頌德及

長安都國頌每宴見談說得失及方技賦頌昏暮然後罷

安初入朝雅善太尉武安侯師古曰田蚡武安侯迎之霸上與

語曰方今上無太子王親高皇帝孫行仁義天下莫不聞

可美傳

淮南王

宮車一日晏駕非王尚誰立者淮南王大喜厚遺武安侯  
寶賂其羣臣賓客江淮間多輕薄以屬王遷死感激安建  
元六年彗星見淮南王心怪之或說王曰先吳軍時彗星  
出長數尺然尚流血千里今彗星竟天天下兵當大起王  
心以為上無太子天下有變諸侯並爭愈益治攻戰具積  
金錢賂遺郡國遊士妄作妖言阿諛王王喜多賜予之王  
有女陵慧有口師古曰性慧王愛陵多予金錢為中詔長  
安孟康曰詔音債西方人以反問為詔王使其女為偵於  
中也如淳曰詔音朽政反師古曰詔有所候伺也如音  
是矣偵者義與詔同約結上左右元朔二年上賜淮南王  
几杖不朝后荼愛幸師古曰茶者后名也音塗生子遷為太子取皇太

如疑妃

后外孫脩成君女為太子妃服虔曰武帝異姓姊之女也  
金氏王謀為反具畏太子知知而內泄事廼與太子謀令  
詐不愛三月不同席王陽怒太子閉使與妃同內終不近  
妃妃求去王廼上書謝歸之后荼太子遷及女陵擅國權  
奪民田宅妄致繫人師古曰致至也牽引而致之太子學用劍自以為  
人莫及聞郎中雷被巧師古曰被音皮義反巧者善用劍也召與戲被壹再  
辭讓誤中太子師古曰中音竹中反太子怒被恐此時有欲從軍者  
輒詣長安被即願奮擊匈奴太子數惡被師古曰謂讚毀之於王也王  
使郎中令斥免欲以禁後師古曰令後人更不敢效之元朔五年被遂  
亡之長安上書自明事下廷尉河南河南治師古曰章下廷尉及河南

令於河南師古曰追逮淮南太子赴河南也王王后計欲毋遣太子

師古曰王與王后共計也遂發兵計未定猶與十餘日師古曰與會有

詔即訊太子師古曰即訊也訊問也淮南相怒壽春丞

留太子逮不遣如淳曰丞順王意不敬王請相相不聽

王使人上書告相事師古曰從下廷尉治從迹連王讀曰蹤王使

人候司師古曰入京漢公卿請逮捕治王王恐欲發兵太

子遷謀曰漢使即逮王令人衣衛士衣持戟居王旁有非

是者即刺殺之臣亦使人刺殺淮南中尉廼舉兵未晚也

是時上不許公卿而遣漢中尉宏即訊驗王師古曰即王

視漢中尉顏色和問斥雷被事耳自度無何師古曰自計度更無罪度

被作被因按疑枝

音徒不發中尉還以聞公卿治者曰淮南王安雍闕求奮

擊匈奴者雷被等格明詔師古曰雍讀曰壅格當棄市詔

不許請廢勿王上不許請削五縣可二縣使中尉宏赦其

罪罰以削地中尉入淮南界宣言赦王王初聞公卿請誅

之未知得削地聞漢使來恐其捕之廼與太子謀如前計

中尉至即賀王王以故不發其後自傷曰吾行仁義見削

地寡人甚耻之為反謀益甚諸使者道長安來師古曰為

妄言言上無男即喜言漢廷治有男即怒師古曰漢廷治

也治音以為妄言非也師古曰云治及有男日夜與左吳

等按輿地圖蘇林曰輿猶部署兵所從入王曰上無太子

宮車即晏駕大臣必徵膠東王不即常山王諸侯並爭吾  
可以無備乎且吾高帝孫親行仁義陛下遇我厚吾能忍  
之萬世之後吾寧能北面事豎子乎王有孽子不害最長  
師古曰孽庶也王不愛后太子皆不以為子兄數如淳曰后不以  
為兄不害子建材高有氣常怨望太子不省其父跟慶曰  
秩數不害子建材高有氣常怨望太子不省其父不省錄  
著兄弟時諸侯皆得分子弟為侯師古曰分國淮南王有  
數中也兩子一子為太子而建父不得為侯陰結交師古曰與外  
人交通為援師古曰與外欲害太子以其父代之太子知之數捕係管建建具知太  
子之欲謀殺漢中尉即使所善壽春嚴正上書天子曰毒  
藥苦口利病忠言逆耳利行今淮南王孫建材能高淮南

王后余茶子遷常疾害建建父不害無罪擅數繫欲殺之  
今建在可徵問具知淮南王陰事書既聞上以其事下廷  
尉河南治是歲元朔六年也故辟陽侯孫審卿善丞相公  
孫弘怨淮南厲王殺其大父陰求淮南事而構之於弘弘  
廼疑淮南有畔逆計深探其獄張晏曰探河南治建辭引  
太子及黨與初王數以舉兵謀問伍被被常諫之以吳楚  
七國為效師古曰言王引陳勝吳廣被復言形勢不同必  
敗亡及建見治王恐國陰事泄欲發復問被被為言發兵  
權變語在被傳於是王銳欲發師古曰王意欲發兵如乃  
令官奴入宮中作皇帝璽丞相御史大夫將軍吏中二千

石都定令丞印及旁近郡太守都尉印漢使節法冠師古曰法

冠御史冠也本楚王冠秦欲如伍被計使人為得罪而西

蘇林曰詐作得罪人而西也師古曰事大將軍丞相一日

發兵即刺大將軍衛青師古曰發兵而說丞相弘下之如

發蒙耳如淳曰以物蒙覆其頭而為發去之則耳欲之

是欲發國中兵恐相二千石不聽王廼與伍被謀為失

火宮中相二千石救火因殺之又欲令人衣求盜衣師古曰

盜卒之掌丞持羽檄從南方來師古曰羽檄徵兵呼言曰

南越兵入師古曰呼欲因以發兵廼使人之廬江會稽為

求盜未決廷尉以建辭連太子遷聞上遣廷尉監與淮南

中尉逮捕太子至淮南王聞與太子謀召相二千石欲殺

而發兵召相相至內史以出為解師古曰不應召而云已

言分中尉曰臣受詔使不得見王王念獨殺相而內史中

尉不來無益也即罷相師古曰遣出去計猶與未決師古曰與太

子念所坐者謀殺漢中尉所與謀殺者已死以為口絕乃

謂王曰羣臣可用者皆前繫今無足與舉事者王以非時

發恐無功臣願會逮師古曰會謂應王亦愈欲休即許太

子太子自刑不殊師古曰不殊不死也師古曰殊伍被自

誚吏具告與淮南王謀反吏因捕太子王后圍王宮盡捕

王賓客在國中者索得反具以聞師古曰索搜上下公卿

治所連引與淮南王謀反列侯二千石蒙桀數千人皆以  
罪輕重受誅衡山王賜淮南王弟當坐收有司請逮捕衡  
山王上曰諸侯各以其國為本不當相坐與諸侯王列侯  
議趙王彭祖列侯讓等四十三人皆曰淮南王安大逆無  
道謀反明白當伏誅膠西王端議曰安廢法度行邪辟師古曰辟師  
曰辟讀曰僻有詐偽心以亂天下營惑百姓師古曰營皆  
下皆類此畔宗廟妄作妖言春秋曰臣毋將將而誅安罪重於將謀  
反形已定臣端所見其書印圖及它逆亡道事驗明白當  
伏法論國吏二百石以上及比者師古曰謂其二百石宗  
室近幸臣不在法中者不能相教皆當免師古曰若本有  
重罪自從其法

為山子云宜曰謂

縱無反狀者亦皆免削爵為士伍母得官為吏其非吏它贖死金二  
斤八兩蘇林曰非吏故曰它師古曰非吏人首以章安之罪師古曰使  
天下明知臣子之道毋敢復有邪僻背畔之意丞相弘廷  
尉湯等以聞上使宗正以符節治王未至安自刑殺后太  
子諸所與謀皆收夷國除為九江郡師古曰夷  
衡山王賜后乘舒生子三人長男爽為太子次女無采少  
男孝姬徐來生子男女四人美人厥姬生子二人淮南衛  
山相責望禮節間不相能師古曰兄弟衡山王聞淮南王  
作為畔逆具亦心結賓客以應之恐為所并元光六年入  
朝謁者衛慶有方術欲上書事天子王怒故劾慶死罪強

山子云宜曰謂

榜服之

師古曰榜擊也擊答之令其自服死罪也榜音彭

內史以為非是卻其獄

師古曰略反

王使人上書告內史內史治言王不直師古曰內

史被治而具

又數侵奪人田壞人家以為田有司請逮治

衡山王上不許為置吏二百石以上

如淳曰漢儀注吏四百石以下自除國中

今以王之惡

衡山王以此恚與奚慈張廣昌謀求能為兵

法候星氣者日夜縱吏王謀反事

如淳曰史讀曰勇縱吏猶言勉強也師古曰縱

音子勇反縱

后乘舒死立徐來為后厥姬俱幸兩人相妬

厥姬乃惡徐來於太子

師古曰惡謂讒毀也下皆類此

曰徐來使婢盡

殺太子母太子心怨徐來徐來兄至衡山太子與飲以刃

刑傷之后以此怨太子數惡之於王女弟無來嫁奔歸師古曰

須疑順

曰為夫所棄而歸也

與客姦太子數以數讓之

師古曰上數音所角反下數音所具反

無采怒不與太子通后聞之即善遇無采及孝孝少失母

附后后以計愛之

師古曰非心實慈念也

與其毀太子王以

故數繫答太子元朔四年中人有賊傷后假母者

師古曰繼母也

一曰父王疑太子使人傷之答太子後王病太子時稱病

不侍孝無采惡太子實不病自言有喜色王於是大怒欲

廢太子而立弟孝后知王決廢太子又欲并廢孝后有侍

者善舞王幸之后欲令與孝亂以汚之欲并廢二子而以

已子廣代之太子知之念后數惡已無已時

師古曰已止也數見讓諸

無休欲與亂以止其口后飲太子太子前為壽因據后股

求與卧后怒以告王王迺召欲縛答之太子知王常欲發  
已而立孝迺謂王曰孝與王御者姦無采與奴姦王強食  
請上書即背王去王使人止之莫能禁王迺自追捕太子  
太子妄惡言王械繫宮中孝日益以親幸王奇孝材能迺  
佩之王印號曰將軍令居外家多給金錢招致賓客賓客  
來者微知淮南衡山有逆計皆將養勸之師古曰將王迺  
使孝客江都入枚赫陳喜作輜車鍛矢刻天子璽將相軍  
吏印王日夜求壯士如周立等師古曰下母人吳王反數  
稱引吳楚反時計畫約束衡山王非敢效淮南王求即天  
子位畏淮南起并其國以為淮南巴西發兵定江淮間而

有之望如是元朔五年秋當朝六年過淮南淮南王迺昆

弟語

師古曰為相親愛之言

除前隙約束反具

師古曰共契約為反具

衡山王

即上書謝病上賜不朝迺使人上書請廢太子爽立孝為

太子爽聞即使所善白羸之長安上書言衡山王與子謀

逆言孝作兵車鍛矢與王御者姦至長安未及上書即吏

捕羸以淮南事繫

師古曰漢有司捕繫之

王聞之恐其言國陰事即

上書告太子以為不道事下沛郡治元符元年冬有司求

捕與淮南王謀反者得陳喜於孝家吏劾孝首匿喜師古曰為

頭首而孝以為陳喜雅數與王計反師古曰數所角反恐其發之

聞律先自告除其罪又疑太子使白羸上書發其事即先



自告所與謀反者枚赫陳喜等廷尉治事驗請逮捕衡山  
王治上曰勿捕遣中尉安大行息即問王師古曰王具以  
情實對吏皆圍王宮守之中尉大行還以聞公卿請遣宗  
正大行與沛郡雜治王王聞即自殺孝先自告反告除其  
罪師古曰先告有反謀又告人與已反而自得除反罪孝坐與王御婢姦及后徐來  
坐蠱前后乘舒及太子爽坐告王父不孝皆棄市諸坐與  
王謀反者皆誅國除為郡

濟北貞王勃者景帝四年徙徙二年因前王衡山凡十四  
年薨子式王胡嗣五十四年薨子寬嗣十二年寬坐與父  
式王后光姬孝兒姦誅入倫師古曰誅亂也音布內反又祠祭祀祖上

有司請誅上遣大鴻臚利召王王以刃自剄死國除為北  
安縣屬泰山郡

贊曰詩云戎狄是膺荆舒是懲師古曰此魯頌閟宮之章也膺當也懲艾也荆楚也  
舒群舒也言北有戎狄南有荆舒也俗強橫淮南衡山親為骨肉疆土千里列在諸侯不務遵蕃臣職

以丞輔天子而刺懷邪辟之計師古曰刺與專音之充反謀為畔逆

仍父子再亡國師古曰仍頓也各不終其身此非獨王也亦其俗  
薄臣下漸靡使然師古曰靡相隨從夫荆楚剽輕好作亂迺自古

記之矣師古曰刺音匹妙反

淮南衡山濟北王傳第十四

淮南王曰：昔者聖王受命，天下歸之，如水之就下，不可止也。故聖王受命，必先除其害，然後立其德。是以聖王受命，必先除其害，然後立其德。是以聖王受命，必先除其害，然後立其德。是以聖王受命，必先除其害，然後立其德。

淮南王曰：昔者聖王受命，天下歸之，如水之就下，不可止也。故聖王受命，必先除其害，然後立其德。是以聖王受命，必先除其害，然後立其德。是以聖王受命，必先除其害，然後立其德。是以聖王受命，必先除其害，然後立其德。

淮南王曰：昔者聖王受命，天下歸之，如水之就下，不可止也。故聖王受命，必先除其害，然後立其德。是以聖王受命，必先除其害，然後立其德。是以聖王受命，必先除其害，然後立其德。是以聖王受命，必先除其害，然後立其德。

淮南王曰：昔者聖王受命，天下歸之，如水之就下，不可止也。故聖王受命，必先除其害，然後立其德。是以聖王受命，必先除其害，然後立其德。是以聖王受命，必先除其害，然後立其德。是以聖王受命，必先除其害，然後立其德。

淮南王曰：昔者聖王受命，天下歸之，如水之就下，不可止也。故聖王受命，必先除其害，然後立其德。是以聖王受命，必先除其害，然後立其德。是以聖王受命，必先除其害，然後立其德。是以聖王受命，必先除其害，然後立其德。

